

## 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顾问：	庞道沐	方子珍	熊奇生
	韩林安	刘佳时	雷恭政
	何秋舫		
主任委员：	吴定宪		
副主任委员：	陈德铨	王孝忠	蔡汝栋
	钦时中	肖宗荣	徐田葆
	肖有志	邢 祁	
委 员：	刘 明	陈克鑫	余先好
	宋玉棉	伍顺生	贵发新
	叶嘉荣	陈大雅	杨 杰
	陈金先	罗富国	杜振汉
	欧运崇	朱梅青	黄协舫
	龙泽巨	陈君文	

## 《常德地区志·方言志》编审人员

总 纂：陈德铨  
常务副总纂：邢 祁  
副 总 纂：龚积刚  
审 稿：伍顺生

## 《常德地区志》编审人员

总    纂：陈德铨

常务副总纂：邢  祁

副  总  纂：伍顺生  俞鸿钧

审    稿：叶荣开

责 任 编 辑：阳  剑  陈大军

    姜建英  魏胜权

## 目 录

方言概要	( 1 )
第一章 常德方言	( 13 )
第二章 汉寿方言	( 36 )
第三章 桃源方言	( 58 )
第四章 安乡方言	( 78 )
第五章 临澧方言	( 98 )
第六章 澧县方言	( 119 )
第七章 津市方言	( 140 )
第八章 慈利方言	( 159 )
第九章 石门方言	( 181 )
附：石门慈利境内土家语略说	( 205 )

## 常德地区方言概要

常德地方从晋末起便有北方人民进入境内。唐至德（公元756—757）以后，荆南由于北方人民大量迁入，政区范围扩大了十倍。荆州（江陵府）至武陵一带户口也大大增加。唐朝把澧、朗二州（今属常德市）划入以荆州为中心的政区，以致现在的常德市所辖县市至南宋末年仍属于当时的荆湖北路行政区域。这是常德地方方言与湖北西南部方言同向发展，而导致常德音系与江陵音系有重合之处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晋末北方人民进入湖南后，有一部分定居于华容、安乡、澧县一带，后来又由于政区嬗变，北方方言的影响延伸于整个沅水流域，使常德、桃源、汉寿和澧水流域的安乡、临澧、澧县、津市以至于与上湘西土家族地区接壤的石门、慈利同处于湖南西北部的西南官话区。

现今常德市及其所辖各县的方言是一个同言线束的九条同言线。这九条同言线在相互影响下，孰为主次还难于确定。因为，虽然各有其特点，但历史上移民所带来的北方方言对地方土著语的冲洗、浸润所形成的常德地方方言体系早已使芳甸杂英同归一色了。

常德地方方言的体系可从语音、语法和词汇三个方面来说。

1. 语音方面：（一）声调形式是趋向一致的。阴平大致为平调（石门慈利是升调），调值多为55；阳平大致为升调，（汉寿、常德、桃源、澧县、津市的调型都为升调），调值为24。调类四个的占多数，即，一般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安乡、澧县、津市、桃源各多一个入声。（桃源去声分阴阳，有六个调类了）。

古四声在常德方言的分派大致相同：清平变阴平，如“刚”“开”；浊平变阳平，如“穷”“寒”；清上和次浊上，同为上声，例如，“古”“展”/“五”“染”；全浊和次浊去为去声，例如“度”“大”/“奈”“丽”；清去变为阳平，例如，“盖”“帐”。

(二)辅音韵尾只有-n、-ŋ，没有-p、-t、-k、和m，有入声字的方言，其入声字并无塞声韵尾。

(三)古全浊塞音、塞擦音的平声字声母大多变为送气清声母。例如，旁，糖、狂、穷、茶、才。

(四)浊声母只有〔m〕〔n〕〔l〕〔z〕〔ŋ〕〔v〕，更无与〔p〕、〔t〕、〔k〕、〔ts〕、〔tsʰ〕、〔ʃ〕等组清声母相对应的浊声母。

(五)与常德方言束以外的新湘语不同，不存在尖团字的分别。属古代见溪群晓匣的声母与〔i〕〔y〕或开头为〔i〕〔y〕的韵母相拼，固然读成〔tɕ〕〔tɕʰ〕〔ç〕声母的字，而属古代精清从心邪的声母与〔i〕〔y〕或开头为〔i〕〔y〕的韵母相拼的字（尖字）也仍然是〔tɕ〕〔tɕʰ〕〔ç〕声母的字。例如，谦〔tɕʰian〕（溪）千〔tɕʰian〕（清）奇〔tɕʰi〕（群）七〔tɕʰi〕（清）九〔tɕiou〕（见）酒〔tɕiou〕（精）屈〔tɕʰy〕（溪）黢〔tɕʰy〕（清）

(六)〔n〕和〔l〕在常德同音线束中是同一音位无条件变体。来乃、男兰、那拉、您林，这些组泥来的字，其泥母与来母可以互换。

(七)每一条同音线都在一定的零声母音节前加〔ŋ〕，作为声母。例如“伢”读为〔ŋA〕；“爱”读为〔ŋai〕“袄”读为〔ŋaʊ〕，“硬”读为〔ŋən〕。

(八)各县方言中，〔xu〕、〔xuai〕、〔xuei〕、〔xuan〕、〔xuən〕、〔xuɑŋ〕〔xuŋ〕声母的字与〔fu〕、〔fai〕〔xuai〕的变读、〔fei〕、〔fan〕、〔fən〕、〔faŋ〕、〔fuŋ〕声母字，其声母〔x〕与〔f〕多有相混的现象。

(九) 遇、蟹、止、山、臻等摄合口三等韵知组和照三(章)组字的声母(tc)(tc')(c)和(ts)(ts')(s)是处于互补分布的关系。在特定的条件(即所说各摄合口三等韵的知组和照三组字)下,这两组声母非此即彼,成为辨识常德地方方言的重要根据。

(十) 假、蟹、止、效、流、咸、深、山、臻、宕、曾、梗、等摄开口三等韵知组和照三(章)组字的声母(ts)(ts')(s)与(tc)(tc')(c),也是两组互补的声母,在上述条件下,非此即彼,也是辨识常德地方方言的重要依据。

(十一) 常德市所辖各县的方言,其音节的韵母彼此大致相同。例如通摄合口一等东韵,主要元音都是(u),韵母都是(ueŋ)。梗摄开口二等麻韵,韵母都是(a),梗摄开口二等陌韵都是(e)°。

(十二) 果摄开口一等效韵,合口一等戈韵,山摄合口一等末韵,合口三等薛韵,宕摄开口一等铎韵,开口三等药韵,江摄开口二等觉韵,普通话读(uo)韵母的字,一概读为(o)韵母的字。

(十三) 假摄开口三等麻韵,咸摄开口三等叶韵,曾摄开口一等德韵,开口三等职韵,山摄开口三等薛韵,梗摄开口二等陌韵、麦韵,这些韵里面,普通话读(y)韵母(后半高不圆唇元音)的字,大多是常德地方方言(e)(前半低不圆唇元音)韵母的字。

(十四) 遇摄合口三等鱼、虞韵知组和照三组(章组)字,声母如果是(ts)(ts')(s),韵母便应该是(y)(舌尖后圆唇元音);声母如果是(tc)(tc')(c),韵母只能是(y);声母如果是(tc)(tc')(c),韵母便只能是(y)。例如:猪除书这三类字的读音:

tsy ts'y sy (临澧、澧县、石门、慈利)

tsu ts'u su (津市)

tcy tc'y cy (常德、桃源、汉寿、安乡)

(十五)蟹摄合口一等灰韵、泰韵，合口三等祭韵，止摄合口三等支韵、脂韵，这些韵，作为端系声母字的韵母，大多由合口呼变为开口呼。例如，堆(灰、端)(tɛi)，蛻(泰、透)(t'ei)。

(十六)山摄合口一等桓韵端系声母字，韵母都由合口呼变为开口呼，例如，短(桓、端)(tan)，团(桓、定)(t'an)。

(十七)臻摄开口一等痕韵，合口一等魂韵，合口三等諄韵，端系声母字也都读成开口呼韵母的字。例如，吞(痕、透)(t'an) 付(魂、清)(ts'an)。

(十八)梗摄合口三等韵，曾摄合口一等韵，普通话读(əŋ)韵母的字，一概读为(ən)韵母的字，例如，烹(庚、谤)(p'an) 耿(耕、见)(kən) 腾(登、定)(t'an)。

(十九)梗摄开口二等，通摄合口一等和合口三等帮系声母字，普通话读(əŋ)韵母的大多数读成(uŋ)韵母的字。例如，蓬(东、井)(p'uŋ)，风(东、非)(fuŋ)。

(二十)曾摄开口三等，梗摄开口二等、三等、四等，普通话读(iŋ)韵母的字，一概读为(in)韵母的字。例如，精品睛(清、精)(təin) 兵丙秉(庚、帮)(p n)。

(二十一)可以说，(əŋ) (iŋ)这两个普通话韵母是不存在于常德音系的。

I. 语法方面：(一)语气词有“哒”，(系“的”与“啊”的合音)，放在句末，与普通话的“了”、“啦”语气相同。例如：“有哒。”(够啦)/(够了) “他去(t'i)哒”。(他已经去啦)语气词的“沙”，放在句末，表示折使、判断的语气。例如：“来沙！”(折使) “你大些沙。”(强调判断)

“哒”，也可以放在动词后，表示动词的“体”，相当普通话作为时态助词的“了”。例如常德话：

他吃哒饭哒。t'ɑŋ tɕiɑ tai fanɑ tai

(二) 动态助词的“到”(实即“着”之变音)作用与普通话的动态助词“着”相等。

常德话: 坐到读书 tsoɑ tɑoɪ touɑ ɕyŋ。就是“坐着读书”。抓到不放。tɕyɑ tɑoɪ puɑ fuŋɑ, 就是“抓着不放”。

常德方言的动态助词“起”有动作开始或延续的意思。例如: 想起他, 就流眼泪, (动作开始)/直到而今还牵起他。(动作延续)/一坐下便扯起乱谈。(动作开始)/走到了家, 都还抱起孩子。(动作延续)

“起”, 有时并不是助词, 放在动词后, 表示动作完成, 就成了一个特定的副词, 作动词补语。

例如: 调查报告写起哒。(“写起哒”是“写好了”的意思。)

木匠把桌了整起哒。(“整起哒”是“修理好了”的意思。)

(三) 单音节动词的重叠形式(AA)在常德地方方言中成了A下下儿/A一下下儿的形式:

坐坐 坐下下儿(tsoɑ-xɑ-xɕɪ) / 坐一下下儿(tsoɑi-xɑ-xɕɪ)

有时也可以说A一下儿: 坐一下儿(tsoɑi-xɕɪ)

歇歇(休息休息) 歇下下儿(ɕiɕ-xɑ-xɕɪ) / 歇一下下儿

(ɕiɕai-xɑ-xɕɪ)/

(四) 形容词重叠形式可以用AA或ABAB。但更常用的则是AEA E的形式。大抵是前一词根增强后一个词根的意感。例如:

刮苦 刮苦刮苦/ 绛红 绛红绛红 / 沸(feɪ)滚 沸滚沸滚/  
梆硬 梆硬梆硬(ŋən)

(五) 常德(地方)方言中常见的两个名词后缀及其读音:

“儿”, 大多出现在单音节名词之后, 作为一个构词的语



素，有代表性的读音为(ə)。例如

豆儿(tou+ə+ɿ) 妹儿(mei+ə+ɿ) 鸟儿(tiao+ə+ɿ)

也有的地方(例如汉寿、常德一带)的读音为(ɯ)(后高不圆唇元音)，例如把日、儿读成(ɯ+ɿ)，“狗儿”读成(kou+ɯ+ɿ)。

“子”，出现在名词之后，就成为名词后缀(词尾)。汉寿、常德、桃源一带地方，把这个词尾读成(ɿɿ)。例如：毛狗子(mao+kou+ɿɿ) (“子”(ɿɿ)读音近“得”)/贼鬼(ku+ɿɿ)子(读音近乎“贼古得”)/李子(li+ɿɿ)/馊子(fu+ɿɿ)。

但在澧水流域的安乡、石门、慈利、澧县一带地方，大多把“子”读成(ɿɿ+ɿ)，作为词尾“子”读轻声(ɿɿɿ)。

(六)在常德地方话中，最常见的句型是“A，B起去(tʰi)哒”这样的解释性句型。

例如：一车子装不落，东西多起去哒。

他老人家的话何个不听？辈份大起去哒。

### Ⅱ 词汇方面

#### (一)常德(地方)方言词汇的底层成分

常德(地方)方言词汇应该是指带有常德话底层语言成分的词。这里所说的常德话词语的底层语言成分是指词语中反映常德地方风土人情、常德人民生活习惯乃至居于地方性地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的那些语素或整个词语从音义上所反映出来的地方感情色彩。

常德方言词汇的底层成分有的是原先土著语言的残留，有的是在文献上出现的古时楚方言，有的来自从晋到明清北方移民带来的，且已染上常德地方色彩的北方方言词语，有的则是可以徵诸古籍(包括古典文学作品)的古语词，这些古语词作为常德地方的词语或已增益其义，或仅用其引申义而昧其本义。

底层语言成分大多可以用汉字表示，少部分但有音而无确切

的字以示其义，只好用同音字以表其音，有的同音字且不可得，亦唯借助国际音标录其音读而已。

## (二) 常德(地方)方言词语举隅

### (一) 带有明显的底层成分词语:

- 一眼尿(一点点儿)      • 团的(圆的)      • 阴暗(狠毒)
- 壮(胖)      • 郎中(医生)      • 跑腿(腹泻)
- 贱(下贱)      • 醪糟(lao+tsao<sup>1</sup>)(甜酒/江米酒)
- 力量(能干·例:他做事很力量)      • 开山子(斧头)
- 俏巴(打扮时髦)      • 打佃泅(游泳)      • 猪楼/猪笼(猪圈)
- 猜谜(猜谜语)
- 衙令(规矩)      • 内衣(亵衣)      • 秀和(文雅)
- 矫健(硬朗)      • 搵嘴(顶嘴)
- 杀闹(解馋/过瘾)      • 赶场(赶集)
- 细末(爱惜物力)      • 矫情(tciao+tein<sup>1</sup>)(专事挑剔)
- 老师子(巫师)      • 白白儿饭(大米饭)
- 篦子(戒指)      • 色气(颜色)
- 芟刀(santa<sup>1</sup>)(柴刀)      • 亮葫芦儿(玻璃瓶)
- 糊(哄骗/敷衍)      • 眼胀(嫉妒)
- 油炸(tc'i+tsa<sup>1</sup>)(油炸蔬菜)
- 丈人老(岳父)      • 月伢儿(初生的婴儿)
- 檐鼠(lər)(蝙蝠)      • 涎虫/螺蛳(蜗牛)
- 若干(很多)      • 乖气(lie+tc'i+<sup>1</sup>)(乖刺/乖张)
- 热和(亲热)      • 合棒(合拍)      • 利索(不拖泥带水)
- 邋蹋(laitai<sup>1</sup>)(脏)      • 窝屎(σɔpɿc<sup>1</sup>)(伥仄)脏乱、不修边幅)
- 惯舐(娇纵)
- 乖(美)      • 单单(偏偏·副词)
- 怪(tciam<sup>1</sup>)(怪吝/节衣缩食)      • 煞弯(罢)

休) ·高(ko<sup>o</sup>1)(遍,例:各大城市都跑高哒)

(二)表现在语音上的底层成分:

·x<sup>h</sup>an<sup>h</sup>辟(粗疏,不踏实) ·零松(闹腾/使人不安)  
 ·崴脱(没有牵扯) ·ka<sup>h</sup>时(开始) ·发p<sup>h</sup>ie<sup>h</sup>  
 (发抖) ·(角𦏧(不相让,闹矛盾) ·ke<sup>h</sup>古  
 (不随和) ·角(ko<sup>h</sup>)嘴(事后埋怨) ·高夹  
 (kai)(齐高) ·落都(最下面) ·毛忽达  
 (很粗糙) ·蒙羊(不生仔的母羊) ·失撒(丢  
 失) ·zu<sup>h</sup>an<sup>h</sup>手(摇手) ·惑索(惹  
 人嫌) ·才格儿(现在) ·灰磨儿  
 (豆腐脑) ·tu<sup>h</sup>狗(小公狗) ·米猫(母  
 猫) ·角索(ko<sup>h</sup>so<sup>h</sup>1)(扯皮) ·lia<sup>h</sup>糰  
 (肮脏)

(三)有音无字的底层词语:

·p<sup>h</sup>A 两腿分开曰□p<sup>h</sup>A<sup>h</sup>开 ·k<sup>h</sup>A<sup>h</sup> 大拇指与食指分开  
 的距离谓为“—□k<sup>h</sup>A<sup>h</sup> ·x<sup>h</sup>A<sup>h</sup>□x<sup>h</sup>A<sup>h</sup>住,意为锁住  
 ·so<sup>h</sup>1说话啰嗦曰□so<sup>h</sup>1 ·ts<sup>h</sup>e<sup>h</sup>拼命做曰“□ts<sup>h</sup>e<sup>h</sup>1命  
 搞”。 ·ke<sup>h</sup>冰冷的水浸人曰“□ke<sup>h</sup>1人”。  
 ·k<sup>h</sup>e<sup>h</sup>有意刁难曰“□k<sup>h</sup>e<sup>h</sup>1人”。 ·ŋe<sup>h</sup>乾脆  
 的食物因潮湿而失其脆性曰□ŋe<sup>h</sup>。 ·t<sup>h</sup>ai<sup>h</sup>(行  
 动迟缓。例:“他走路好□t<sup>h</sup>ai<sup>h</sup>。”) ·xai<sup>h</sup>挨人。  
 给他一顿拳头谓之“□xai<sup>h</sup>”。例:□xai<sup>h</sup>他两拳。  
 ·p<sup>h</sup>ia<sup>h</sup>(打耳光。例:他□p<sup>h</sup>ia<sup>h</sup>孩子一巴掌。)  
 ·t<sup>h</sup>ia<sup>h</sup>1(懵然不晓事。例:他□t<sup>h</sup>ia<sup>h</sup>1得很。)  
 ·IC<sup>h</sup>lian<sup>h</sup>1(不爽快)  
 ·t<sup>h</sup>ia<sup>h</sup>1(逛。例:“不做事,外面□t<sup>h</sup>ia<sup>h</sup>1。”) )

- p'i<sub>1</sub>p'an<sub>1</sub> (麻烦。例：找□□p'i<sub>1</sub>p'an<sub>1</sub>。)
- tcyai<sub>1</sub> (摆阔气、摆神气)
- k'Λ<sub>1</sub> (捉住，抓住。例：警察 □kΛ<sub>1</sub>歹徒。)/(□kΛ<sub>1</sub>住不要放手。)
- p'ɑŋ<sub>1</sub>。(用外力使两物相接。例：“□p'ɑŋ<sub>1</sub>拢来。”)
- liA<sub>1</sub> (不敢承担责任，半途放下了担子。例：“□liA<sub>1</sub>肩膀。”)
  - zuA<sub>1</sub>ts<sub>1</sub>i (篱笆)。
- kA<sub>1</sub>θ<sub>1</sub>ts<sub>1</sub>i (不)。
- kA<sub>1</sub>iA<sub>1</sub>θ<sub>1</sub>tpi<sub>1</sub>ts<sub>1</sub>i (糟糕/不妙)
- yan<sub>1</sub>tsai<sub>1</sub> (够多的、充实的。例：车胎的气□□yan<sub>1</sub>tsai<sub>1</sub>。)
- pA<sub>1</sub>tsiA<sub>1</sub>θ<sub>1</sub> (快点。例：车子□□□pA<sub>1</sub>tsiA<sub>1</sub>θ<sub>1</sub>修起沙，天要黑哒。)

四、虽是可以徵诸古籍的词语，但作为常德(地方)的方言词语，则又增减其语义以适应常德地方的风土人情，这种语义变化使词语所具有的地方情调也属于常德地方方言的底层语言成分范围。例如：

- 遮莫(见于古诗词曲)原是“莫要”的意思。现在表示爱怜的情味。
- 把做(见于古诗词曲)，作“当做”解。现在表示“错以为”之意。音近“把子”。
- 三不知。(见于古诗词曲)其义为“突然”、“不意”。现作“有时”、“偶然”解。
- 撑达。常德方言变读为“撑脱”的或作“押脱”，“做事漂亮、解事”是其原义，今天则为做事、说话爽利。(见于古诗词曲)
- 斡。原义是“谓身倮折如斡。《礼·曲礼》：“立则斡折垂佩。”现在则谓驼背。

· 𦉳。音转为“痞赖”。郭璞据《尔雅》谓“𦉳”形容木叶脱落。章太炎引申之为“狼藉不洁”（见《新方言》）。常桃汉一带谓肮脏或无信而要赖为“𦉳”。

· 言浑，汉常桃一带读如“黄浑”《方言》：“沅澧之间使之而不肯，答曰‘言’”。现在则谓，“不顾客观条件而胡乱作为”。· 为“言浑”。

· 捱 现在的意义为“观望而留待”。《说文》“捱，待也。”（捱是徯的转音），《尔雅》注：“河北人以待为捱。”“捱”的原义是“等待”。

· 马云。常德地方谓“虹”为“马云”。“云”是“𦉳”的转音。《尔雅释天》：“蜺练谓之𦉳”。《诗·邶风》“蜺练在东，人莫敢指。”“蜺练”就是“虹”。“马”训“大”，“马𦉳”“长虹”之谓。现在桃源谓“大胆作某事”犹曰“马起胆子”云云。

· 企，站立之意。音“即”[tei]。《说文》：“企，举踵也”。“企”为站立之义是今解。取其举踵之义以别于义为“长跪”的：跽”。

· 𦉳(tai)音“歹”。《说文》：“𦉳，没食也。”在常德地方，特别是桃源、慈利、石门一带，𦉳与吃同义，但带有湘西人民的豪爽情味。

· 秧(iəŋ<sup>ˊ</sup>)，凡生物之初生，行将长大者谓之秧。《说文》：“秧，禾若秧穰也。”引申有“小”、“幼”之义。常德地方俗写作“𦉳”，音转为“liəŋ<sup>ˊ</sup>”（音近“亮”，应该为(n)声母字）。

· 脍'读如“匪”[fei]意为儿童嬉戏无度。是“嬉”之“脍”。《方言》：“嬉，脍也。谓小儿狡诈。”例：“这伢儿(ŋA<sup>ˊ</sup>θ<sup>ˊ</sup>)一天到晚在外面脍。”

·脱措，音如“脱胡”(t'oi<sub>1</sub>xu<sub>1</sub>)或(t'oi<sub>1</sub>fu<sub>1</sub>)。在常德地方，意为逃脱干系，解除累赘。取“狐狸之，而狐措之”的比喻义。(《国语·吴语》：“狐埋之而狐措之，是以无功。”韦昭注：“埋，藏也；措，发也。”)

·粘(nian<sub>1</sub>)在常德地方音转为(liā<sub>1</sub>) (应读为(niā<sub>1</sub>))。《说文》：“粘，相著也。”用来形容小儿在长辈身旁撒娇。

·蹩蹩，音如“武攀”。语出《易·困》“困于葛藟，困于蹩蹩”。动摇不安之意。

在常德(地方)方言中，有下面三个方言词：

一、蹩气(n~liā<sub>1</sub>to'it<sub>1</sub>)，义为言行不顺人意而致人不安；二、角蹩(ko<sub>1</sub>n~lie)义为意见龃龉，互相攻讦而致人不安；三、蹩蹩(uān~lie<sub>1</sub>)性情乖张，行为悖逆而致人不安。以上三个词词义都出于“蹩蹩”。

·名堂是“名昌”的转音。“昌”音转为“堂”(“昌”是穿三等字)。《荀子·正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合符得宜是之谓名，是之谓昌”。所以事物名实相符才叫“名堂”。现在常德地方，谓“名不符于实”为“名堂”是反其义而用之了。

·办着，变读为“办只”在古诗词曲中是“准备”之义。在常德地方引申为“专心专意”的意思。例：我办只来看你。(“只”或写作“子”)。

·咄(音(tcye<sub>1</sub>))，非“咄咄”之“咄”)，实即“啄”之转音。骂的意思。是古时的楚方言。《离骚》“谣啄谓余以善淫”之“啄”即是此字。

·躲匿窝儿(tō<sub>1</sub>te'ia<sub>1</sub>mər<sub>1</sub>)即所谓“捉迷藏”。《说文》：“匿，藏也”。窝或作“满”，即“撲满”之“满”，也有“藏”义。

·难谓。或作“难为”。《说文》：“谓，报也。”“难谓”即“难以报答”之义。（例：“难谓你了。”）

·莫忌谨。《说文》：“忌，谨也”。“忌”、“谨”都有“重”义。意为“言重了”、“夸张了”。（常出于常德老年人之口）。

## 第一章 常德方言

常德县是常德地区（指现为常德市及市所辖县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位于我省西北部沅水下流。东望安乡，北接临澧，东北通津市、澧县，南邻汉寿，西南与桃源接壤。

沅水横贯境内。沅水以南称前河，以北称后河。前后河方言基本一致，极少的字音稍有差异，较突出的是去声有个别的字调值不同。前河去声调值因受汉寿话影响，与汉寿话去声调值一样，都为〔433〕。例如：饭〔fan˥〕、罚〔fa˥〕硬〔ŋən˥〕、烂〔lan˥〕肚〔təu˥〕、动〔tuŋ˥〕要〔aə˥〕大〔ta˥〕。这些字的调值在后河都是〔35˥〕，在前河则均为〔33˥〕。

常德方言以常德市武陵区和鼎城区的话为代表，四乡语音和武陵区、鼎城区的话基本上相同。

常德与桃源、汉寿、安乡、临澧、澧县、津市、石门、慈利同属于北方方言区，即湖南西北部的西南官话区。

### 第一节 〔常德话的声韵调〕

声母十八个（包括零声母）：

〔p〕伯拜必宾〔pʰ〕坡派丕彭〔m〕莫买米门〔f〕夫发非纷〔t〕多代的登〔tʰ〕拖太替腾〔l〕落末乃能〔k〕过该更功〔kʰ〕阔开坑空〔ŋ〕伢熬矮人〔x〕活昏很亨〔tə〕久经尖将〔təʰ〕恰枪春穷〔ə〕秀消双兴〔ts〕知子致在〔tsʰ〕迟比成才〔s〕始斯生森〔θ〕儿耳二夜油言。

韵母三十八个

〔a〕巴爬马麻〔o〕泼摸躲火托索坐错〔e〕墨吊遮 蛇得〔ə〕日二



耳几〔i〕治慈迟慈施斯〔i〕抵及其希〔u〕姑苦户夫〔y〕鱼局书树

〔ai〕拜埋采亥豺〔ei〕杯培美崔对〔ao〕报高跑闹旱〔ou〕  
斗(～升)鬥兜賭杜族土〔ia〕牙假駕家〔ie〕杰姐接快〔iao〕叫绞轿  
挑〔io〕脚觉削削〔iou〕久秋流休〔ua〕刮卦寡夸花〔uai〕乖快坏块  
〔uei〕龟鬼亏会〔ye〕缺决悦藉血〔ya〕抓刷〔yai〕摔衰揣帅〔yei〕追  
催坠〔ue〕囤

〔an〕丹滩难端团〔ən〕真争村神生〔aŋ〕抗康唐丧〔ian〕见尖连  
仙〔in〕勤辛情兴〔iaŋ〕僵枪良香〔uan〕关款〔uaŋ〕昆困昏〔uaŋ〕光狂  
慌〔uŋ〕朋逢风冬龙冗〔yan〕捐劝宣算〔yn〕勋军群春〔yaŋ〕壮窗  
双〔yŋ〕穷兄凶

声调四个

阴平〔155〕 阳平〔424〕 上声〔421〕 去声〔435〕 阳平〔155〕

用“1”表示：章<sup>1</sup>衣<sup>1</sup>知<sup>1</sup>生<sup>1</sup>

阳平〔424〕用“2”表示：人<sup>2</sup>龙<sup>2</sup>成<sup>2</sup>回<sup>2</sup>

上声〔421〕用“3”表示：走<sup>3</sup>起<sup>3</sup>里<sup>3</sup>好<sup>3</sup>

去声〔435〕用“4”表示：世<sup>4</sup>洞<sup>4</sup>意<sup>4</sup>异<sup>4</sup>

常德话古平声清声母字为今日常德话的阴平，例如：诗<sup>1</sup>梯<sup>1</sup>  
都<sup>1</sup>丹<sup>1</sup>喷<sup>1</sup>(生气、怒)君<sup>1</sup>千<sup>1</sup>。

古平声全浊和次浊声母字在常德话中读阳平。例如：弘<sup>2</sup>题<sup>2</sup>  
船<sup>2</sup>徐<sup>2</sup>头<sup>2</sup>逃<sup>2</sup>孩<sup>2</sup>。

古上声清声母字和次浊声母字在常德话中读上声。例如：使<sup>3</sup>  
体<sup>3</sup>喜<sup>3</sup>里<sup>3</sup>讲<sup>3</sup>厂<sup>3</sup>赏<sup>3</sup>榜<sup>3</sup>狗<sup>3</sup>吼<sup>3</sup>走<sup>3</sup>。

古上声全浊声母字变成今日常德话的去声。例如：封<sup>4</sup>受<sup>4</sup>  
另<sup>4</sup>咎<sup>4</sup>篆<sup>4</sup>践<sup>4</sup>甚<sup>4</sup>暨<sup>4</sup>辨<sup>4</sup>。

古去声清声母字一部分和次浊、全浊声母字为今日常德话的  
去声。

例如：茂<sup>4</sup>贺<sup>4</sup>够<sup>4</sup>构<sup>4</sup>购<sup>4</sup>候<sup>4</sup>救<sup>4</sup>究<sup>4</sup>又<sup>4</sup>就<sup>4</sup>旧<sup>4</sup>豆<sup>4</sup>掉<sup>4</sup>。